

清文十三朝演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出版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分售者	出版者	繪圖者	校正者	評點者	編輯者
本外埠各大書局	校經山房成記書局	上海李雪村	吳興費隻園	杭州許月旦	吳興費隻園

清代十三朝演義(全六冊)

精裝二冊定價洋四五元

清代三百年豔史

吳興費隻園編輯
杭州許月旦評點

第八十四回

尊疊雅叙蠻語解新音

縑素分貽慈容留副本

上回說到德菱龍菱入宮伺候老佛爺。這兩個跟著他母親學了外國語言文字。又跟了父親出使。實地練習交際。茶會吓。跳舞會吓。都是十分嫻熟。只是他倆已經販過基督教。又都御的西裝。到了宮裏。似乎有點不便。老佛爺賞他幾襲旗袍。幾雙旗履。他祇得遵旨更換。好在德菱圓姿替月臉暈羞霞。無論西裝旗裝。總覺清麗芊綿。別饒丰致。龍菱年紀小一點。豐肌柔骨。舉步嫻嫻。這對解語花。真有我見猶憐的感想。光緒本來很聰明的。看見外交文牘。都要仗著繙譯。未免有點不自在。如今德菱留在宮裏。不妨叫他從容教授。或者可一知半解。德菱也樂於從事。每日以一小時爲限。惟光緒發音不甚清晰。什麼讀短篇故事呢。默書呢。都能穀井井有條。並且英文書法。異常秀麗。臨摹古體同裝飾品用的英字。更顯得整齊佳妙。德菱自歎不及老佛爺高興起來也想學習。料定進步非常迅捷。誰知纔授兩課。便戛然中止。德菱也無從相強。只是預備宴飲。使館各夫人的禮節。地點固然在海宴堂。什麼時候覲見。什麼時候入座。什麼時候散席。總共來的有幾國。每國有幾位。均須開單排定。外務部接到使館。

第八十四回

尊鑾雅叙登語解新音

維素分貽慈容留副本 二

照會訂定日期。老佛爺御著福壽黃袍高髻厚舄。用貌鑑雉扇擁護出來。升了寶座。外面領袖公使夫人帶著一羣夫人姑娘。從台階轉上納陛。深紅淺碧。非麝非蘭。排齊了朝上鞠躬。老佛爺慈顏有喜。領袖公使夫人展開一紙頌詞。噯哩咕嚕讀著。老佛爺親手接受。座旁兩個旗裝少女走過來。念了答詞。一面說。敝國大皇帝問皇太后皇帝好。一面說。予問貴國大皇帝好。各夫人姑娘再兩鞠躬。纔傳旨分別入席。老佛爺親自周旋一過。德菱龍菱代了主位。尊鑾錯雜刀匕駢羅。膾鳳魚龍。說不盡天家富貴。各夫人姑娘看這德菱龍菱活潑周到。問他。曾否出洋。他便說明是前法使裕庚的女兒。座中著實欽敬。這領袖公使夫人還想到宮中游覽一過。德菱奏明。老佛爺親自引導一路獸合金鎖。螭繞玉階。最後到了老佛爺寢宮。覺得異馥奇芬。刺人鼻觀。望見老佛爺臥榻。卻從氈上置褥。均用黃緞褥上被單。則以雲龍爲繡飾。被單上積被凡六。有月白的。有棗紅的。有淡紅的。有青的。綠的。紫的。此外平列繡枕。蟲魚花鳥。備極燦爛。牀上懸白色繡花綢帳。尺綉寸錦。薄襯輕縷。各夫人姑娘如入閨苑仙宮。無不嘖嘖稱羨。德菱又繙成英語。逐一指點。老佛爺還取出幾種古玩。算是贈品。各夫人姑娘經此一番優待。知道老佛爺有意脩好。還有德菱等能設通譯。得暇也常來燕見。老佛爺著實感激德菱。想把他指婚。醇親王載灃。偏是德菱再三辭謝。老佛爺只索罷休。原來德菱係皈依教的人。依著教規。結婚時要向牧

師宣誓便嫁著一教外的人也須這樣辦理。德菱在老佛爺面前瞞過飯教却不能再遷就婚事。況且德菱是海外鯨鵬。天邊鴻鵠。一到醇王府裏做了福晉。怕不是斂鸞囚鳳。永失自由嗎。當時曾有人作詩道。

蓮花爲貌玉爲膚。能讀旁行異國書。長信恩深甘薄命。茂陵不聘女相如。

老佛爺爲著德菱不肯允婚。私下問過龍菱。龍菱羞羞澀澀也說不出所以然。傳旨特召裕夫人進見。將指婚大意告訴一遍。還說醇王的老福晉同我姊妹將來遣嫁。仍舊好在我宮中辦事。況且醇王同皇帝是弟兄。我並不算辱沒他。裕夫人道。老佛爺天高地厚的恩典。德菱怕不知感激。只是德菱十三歲時候。裕庚已把他字人德菱女孩兒家。奏不出口。纔敢違旨。這句話四面圓到。不道老佛爺定要問夫家何姓。新郎幾歲。裕夫人敷衍一下子。老佛爺也有點乖覺。漸漸將德菱疏遠了。德菱伺候了一場。若不撈點油水。未免入寶山空手回呢。所以鑽頭覓縫。想弄筆大宗外快。飄然遠行。反是龍菱勸他不要頑。這種把戲。帶累父親。德菱道。我一不偷竊物件。二不賄賂官爵。有什麼帶累呢。我八千一萬。還是不夠碰著機會。撈他十萬八萬。要一點不著痕迹的。龍菱笑道。你有這能耐嗎。你想出去。我也住得怪膩了。德菱道。不遠了。等著罷。恰好俄國的公使夫人又來謁見。老佛爺彼此談起畫家。老佛爺道。從前

第八十四回

宣墨雅叙蟹語解新首

縑素分貽慈容留副本 四

有個畫師艾啟豪把乾隆佛爺繪香山九老圖。能够鬚眉畢肖。現在貴國怕沒有這畫手了。攝影是極象的。覺得不如畫的雅致。便叫德菱搬出幾種觀音裝漁家裝來。把夫人看。夫人道。攝影不過留個紀念。若說御容自然畫的尊貴。我卻有個女友遊歷貴國。他在敵國是很有畫名的。我替老佛爺叫他來。他決不至推辭好嗎。老佛爺還在躊躇。德菱一想。生意到了。繙了清語向老佛爺道。這是夫人的雅意。老佛爺應該答應他。老佛爺點了點頭。他又繙了英語向夫人道。老佛爺請你趕緊邀來。仍在海晏堂賜晏。夫人歡喜得很。說他在天津。我打電報去罷。三日後我帶他來觀見。德菱又同夫人談了幾句。連畫師的姓名畫象的價目都已探聽清楚。這畫師名叫克姑娘。曾經到過各國替各國帝后夫人。卻畫得不少。此番僑寓中國。頗想尋幾個偉大人物摹繪一過。可以增長聲價。老佛爺有這畫象的意思。夫人想著老佛爺是中國第一貴婦人。若能够將他的慈容留個副本。寄到本國博物院裏去。何等堂皇冠冕。便克姑娘亦顯出藝術的優美。所以纔肯推薦。那筆資的多寡厚薄。却也不計較。德菱早想於中取利。同夫人商定了二萬元。夫人極爲滿意。果然隔了三日。帶著克姑娘來見。克姑娘年近三十。尙是處女。金黃的頭髮。碧綠的眼睛。緋色上衣。碧色長裙。黃色的高跟皮鞋。舉止安雅。態度活潑。見了老佛爺。當然是三鞠躬。傳語叫德菱慰勞一番。問他。一象幾時可成。一日有幾時可畫。畫地何所。畫價若

千克姑娘道。畫象是要對坐的。老佛爺政務煩勞。沒有閒暇。高年又不能久耐。我看每日只好一小時。三個月可以完工。畫象的地方。一要寬大。二要明亮。將來由我自擇一所罷。畫價不必說起。自應報效。德菱譯奏老佛爺。只把畫價定了十萬元。老佛爺叫德菱領他進宮去覓一間畫室。約定三日後入宮試畫。以九時至十時。備興迎送。畫室裏面的器具顏料。一律替他置備。老佛爺御殿下來。便在畫室裏小坐。吳綱齋學士清宮詞裏一首道。

朱丹繡。屬大秦妝。鯉室人來海晏堂。高坐璇宮親賜譔。寫真更召克姑娘。

老佛爺坐了幾日。將眉目鬢髮。鉤勒得有點模範。便覺有點不自在。一爲克姑娘言語不通。總須德菱譯過。終嫌有些隔膜。二爲克姑娘畫的時候。定要老佛爺斂容端坐。不許自由舒展。又嫌有點拘束。便道臉蛋兒有了。衣服裝束。可以叫人替代的。便發出許多攝影。叫克姑娘參考。仍叫德菱陪著。好描寫各種姿勢。畫室裏面。鬧鐘。風琴。咖啡。茶。香檳。酒。無一不具。德菱同克姑娘畫餘無事。以此爲樂。有人詠以詩道。

珍珠爲帳褥。芙蓉歌舞初。停便放慵夢。覺每疑猶作樂。八音新式鬧時鐘。此指鬧鐘也。西洋鐘新式置八音於機內。將報時則八音先鳴。多至二調者。宮中各處恒置之。名曰鬧鐘。

第八十四回

尊疊雅叙蠻語解新音

繡素分貽慈容留副本

六

玉樓宴罷醉花陰。偏得君王寵愛深。拋却管絃學西樂。御前乞坐打風琴。此指風琴也。風琴爲西樂具。必坐而按之。宮中亦盛行焉。

龍團鳳餅闌芳菲底事。春茶進御稀。纔罷經筵紆宿食。機爐小火煮咖啡。此指咖啡茶也。咖啡

泰西茶品之一。西人恒於饌後服之。性芳溫。健脾行氣。分消食積。

邇來佳釀進西歐品第。醇濃酒庫收。最怕香檳氣。升列預持金鑰試金頭。此指香檳酒也。宮中

飲宴多重洋酒。香檳最佳。有金頭銀頭之分。氣極香冽。開時不慎。則酒盡上冲。淋漓滿地矣。必先用小錐錐瓶以洩氣。

德菱同克姑娘盤桓了三個月。全象渲染均已竣工。克姑娘還照著原稿。留了副本。以便寄回本國。這畫象莊嚴璀璨。奕奕有神。在那蒼老的中間。還帶幾分斌媚。老佛爺頗爲欣悅。賞了一席宴。發出內帑十萬元。作爲潤筆。德菱扣出了八萬。將二萬交公使夫人轉致。以符前議。克姑娘已喜出望外。那知道居間乾沒這樣許多。老佛爺也不料德菱弄這玄虛。以爲外人酬勞。應該豐厚。克姑娘將副本畫好。上面題著清國第一貴婦人慈禧皇太后肖像。十四個英文。同了德菱。謝過老佛爺。德菱總道此事已告結束。不至再留破綻。只在龍菱前露了點風龍菱只佩服阿姊手段好也。料不到惹起後患。德菱將八

萬元交與母親儲蓄。裕夫人却著急得很。怕老佛爺聞訊追究。真是弄出彌天大禍。但已勢成騎虎。只索聽其自然。德菱自從得此鉅金。在老佛爺面前。沒有往時的傾心巴結。只爲克姑娘有說有笑。確是良好伴侶。老佛爺又古板。又規矩。后妃宮眷。尤其乾燥無味。始而懈怠。繼而便變爲懶惰。老佛爺何等機警。知道他身留心去。何苦把不羈的馬。牢牢縛住。決計再召裕夫人。說德菱年已長成。未便久居宮內。既經受聘。應予畢姻。仍令帶回。並賞洋千元。算是兩年繙繹的俸。給龍菱著在宮眷上當差。裕夫人仰承懿旨。也猜不出什麼緣由。德菱出了清宮。認識一班使館裏的夫人姑娘。依舊回復洋裝。儘這八萬元揮霍。不上一兩個月。連龍菱准牠告假了。裕夫人探聽大槩。這八萬元賺頭。竟被老佛爺覺察。只爲關係外交體面。不好聲張。借個名。將他遣去。然後再遣妹子公使夫人。亦有所聞。都說德菱詐欺。取財喪失人格。不復同他交往。裕夫人北京站不住。率同德菱龍菱。再到上海。德菱還著部清宮二年記。表演老佛爺的起居服御。性情同言語。以及后妃的儀注。宮眷的職司。無不詳晰。連克姑娘畫象。一併附載在內。只瞞過了這八萬元的醜史。德菱到得上海。還有什麼顧忌。交游徵逐。恣情跳舞。仗著綺年玉貌。連泰西的富商鉅賈。都拜倒石榴裙下。裕夫人也是個中能手。歡場馳騁。是由女兒做個幌子。忽忽近二十載大衆總說德菱訂婚歐美。不復過歸詎意年來電影片中。竟呈色相。將那些開天遺事。

第八十四回

尊疊雅叙蠻語解新音

繅素分貽慈容留副本 八

明明白白的現身說法。你道可憐不可憐呢。裕夫人是不在久了他的阿哥。勛齡馨齡都算候補道。馨齡在鄂固然鬧得一塌糊塗。便是勛齡分發江蘇江蘇官場裏面也認做旗門子裏的敗類。有幾句口訣道。勛齡勛齡有氣不掙。裕興裕興有冤不伸。裕興也是旗人。曾在江蘇候補知府死於鎮江荷花池。權舍的外面沸沸揚揚都說裕興的死有點不實不盡無奈長官馬馬虎虎過去也沒人出來說話。這裕興究竟如何死法呢。正是

回首已違同穴誓

傷心誰弔覆盆冤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海晏堂賜宴是孝欽盛典。二菱通譯不無微勞。然因賜宴而遊宮。因遊宮而畫象。到一處描摹一處遇一事點綴一事。使孝欽暢然滿意。孰非二菱爲之哉。惜二菱受眷不終。致淪海上。讀清宮二年記。曷勝感慨。

德菱之萌退志。始於指婚而成於漁利。蓋懼孝欽之強訂婚約而尤懼孝欽之追償畫值也。孝欽以欣悅招之來。決不以恚怒遣之去。全其體面。保其名譽。俸給千金。不豐不吝。智哉。孝欽慈哉。孝欽。

公使夫人好名耳。克姑娘亦好名耳。惟其好名。故不計利。然一畫象而得二萬元。利亦厚矣。德菱對於外人用英語。對於孝欽用滿語。使內監宮婢不能得其間。隙此八萬元所由獲也。然其心亦苦矣。

第八十五回

妻斃夫謀全仗尙書勢

女裝男扮也冒大人名

上回說到裕興身斃樵舍尸首是七竅流血。舌胎紫黑。醫生用銀鍼探喉。發現綠色。這生前中毒確無疑義了。但裕興是堂堂太守。得了這樣優差。況且兵部尙書鐵良的姪女婿。勢尊權重。那一個敢來謀害他。不道裕興這個夫人本來仗著阿伯的體面。將裕興十分輕視。裕興因爲閨房裏面沒有什麼樂趣。便在蘇州納了個妾。異常寵愛。同夫人便從此隔絕。那夫人是有機心的料。定與裕興爭執。反落了撚酸吃醋的惡名。丈夫可以討小老婆。我也何妨。物色男妾。可惜這夫人年紀已是二十九歲。偏塗得面如重棗。畫得眉若臥蠶。一副破竹的喉嚨。帶著一槓木強的身段。又開棕櫚樹兩枝旗。髻踏倒綽板皮一雙旗鞋。三五年來。畢竟沒人賞識他。卻還亘著一點思想。似乎我是尙書府裏的小姐。知府家裏的太太。應該揀選個年輕貌俊的作伴。纔能對得住自己。所以彼此觀望。弄得彼此蹉跎。那時裕興還

第八十五回

妻斃夫謀全仗尙書勢

女裝男扮也冒大人名 九

第八十五回

妻嬖謀夫全仗尙書勢

女裝男扮也冒大人名 一〇

沒有委差江蘇候補官車載斗量那一個來希罕。你後來得了荷花池釐捐在瀕江北岸派設局所。將夫人帶一兒子安插局裏。另外租了小公館住著。如夫人榕興素來不進夫人的房。如此兩處分開。並好不見夫人的面。每日到局裏辦過公事。便帶著如夫人往來金焦。瀏覽風景。夫人因此更不自在。局裏閒著無事。帶了小兒子也出來玩玩。局裏有個寫聯票的小司事姓周的大衆叫他小無錫。他同小兒子最要好。滿嘴的少爺少爺。買點糖果騙騙他。有時又到榕夫人面前周旋。周旋小兒子只有四五歲。早上起來便要小無錫抱。小無錫穿房入戶脩飾得又著實乾淨。榕夫人久作涸轍得這升斗的水。便覺游泳自如。小無錫是黃鶯棲在枯樹上。明知不是佳偶。借此可以捏一點權撈幾個錢。起初不過借著抱小兒子。偶然相聚漸漸弄得自朝至暮。自暮至朝。局裏不見小無錫。連聯票都沒工夫寫了。大衆看他衣服漂亮了許多。銀錢闊綽了許多。羨慕的羨慕。妬忌的妬忌。也有幾個去獻殷勤的。榕夫人注意的只有小無錫。大衆卻暗暗的。通知榕興叫他設法驅逐。榕興怕不乖。只是礙著尙書面上。不好旨播。並且這個差使還靠著尙書的八行。倘然得罪了夫人。不免要得罪尙書。不但釐局撤去。連這功名也難保全。所以揉揉肚皮。納納氣。裝做不聞不見。私下告訴如夫人。如夫人也絮絮勸道。你譬如他已死了。他在陰間你也能夠管他嗎。他自己犯賤。小姐太太做厭了。當了身體。把人糟蹋與你什麼。

相干你犯不著爲他生氣。榕與終究難爲情。進局去便疑心有人指戳。見了這情敵。愈加火冒。因之慢慢的成了痼疾。醫家下些蘇散的藥。也是無濟。每日吸著幾筒鴉片烟。不免比前疏懶。不常到局。到是夫人爲著六月廿四日。要將小兒子過繼。把小無錫在局裏開筵受賀。來叫榕與去做主人。榕興回答不出話。只覺得越弄越醜。越鬧越糟。將來如何收拾。夫人看得不是路。嫻嫻的去了。廿四這日。局裏自然熱鬧得很。榕興病勢已經沈重。夫人急忙趕來。竭力慰問。稱藥量水。殷勤得狠。如夫人看他頓改常度。到也加意防著他。趁著薄暮時候。捧著一碗粥。遞與榕興。免不過意思。喝了幾口。睡下。他說天晚。要回。明早再來。誰知挨到黃昏。榕興便大呼腹痛。如夫人按摩揉擦一面去接醫生。醫生尙未到來。早已嗚呼哀哉。醫生認定中毒。如夫人也知道他預弄玄虛。差人前去報知。他却手弄風琴。毫無悲戚。不得已帶著兒子進門。只扭著如夫人質問。丈夫如何死法。如夫人據實告訴他。較定是如夫人謀害。定要報縣檢驗。替丈夫伸冤。如夫人有口難辯。只是撫尸痛哭。叫他顯出靈感來。鄰里看這情形。也說非經官判斷不可。僕媼更不敢多嘴。從上午鬧到傍晚。還不解決。局裏的會計張先生。匆匆奔到。說怎麼大人還不殮呢。榕夫人說要報官。張先生道不要誣。二太太了。現有小無錫供狀爲證。太太且看來。榕夫人非常一嚇。展開供狀看道。

第八十五回

妻姘謀夫全仗尙書勢

女裝男扮也冒大人名 一二

具供狀周鳳翹綽號小無錫。在榕大人釐局裏充當司事。因同小少爺同我略好。常到上房去探望。榕大人不在局裏住。太太便留我在上房裏。我不合同太太發生曖昧。太太將小少爺過繼把我。要跟我做人。家把我捐知府。又叫我買藥給他。毒死榕大人。埋我在二太太身上。可以一網打盡。沒人追究。我又不合依他辦理。今被你們朋友痛打。我也知悔了。所具供狀是實。

榕夫人看完了。想要撕毀。如夫人早夾手奪得。問著張先生道。你們這樣知道小無錫呢。張先生道。小無錫得著榕大人消息。便想逃至南岸。我看他舉動詭異。帶了幾個局員局差。追躡前去。擒住了。飽以老拳。叫他親筆寫這供狀。現在還是報官呢。還是入殮呢。如夫人定要把榕興伸冤。大衆做好做歹。說律例上要本夫纔可告發姦夫。謀殺也沒證據。還是安排棺槨衣衾要緊。榕夫人這時也說不話。響聽這如夫人洗滌血汗。視含視斂。張先生又去算清交代。將存餘銀兩。交給如夫人。預備扶柩回旗。上游的長官知道榕興這齣戲。恐怕鬧得太大。累著鐵尙書。攢湊了大宗賄敬。叫如夫人領了榕興的兒子。乘了輪船。帶著靈櫬北上。榕夫人去與不去。聽其自然。榕夫人逗留鎮江。尋著了小無錫。商量遠走高飛。捐了一個候補縣丞。一直逃到雲南。鑽了總督第一紅人老興的路子。補了實缺。過班知縣。榕夫人依舊是太太。不過知府降做知縣罷了。這老興也是旗人名。叫興祿。原是總督帳下的走卒。不知怎樣。

忽然洋務局、電報局、機器局、警務處、善後局、總辦會辦、連綿不斷。有時觸了總督的怨，自有五少大人出來幫忙。一班文武官僚，要想五少大人說話的，也都通過興祿這根綫。五少大人叫他老興，大眾也是老興。老興雲南官場裏，說老興送了五少大人一隻金面盆收進的，不止十隻了。但是五少大人只相信老興，憑你這樣整千累萬的送進去，總比不來老興的優美。五少大人當然自總督的兒子了。那知不是男的，到是女的。總督是世家子弟出身，得著門蔭，升到這官衙門裏，姬妾成行，子女亦何止十數。最得寵的生，了這五少大人，偏偏是個女兒。從小不替他鉗耳，裹足，穿著長袍短褂，迷離撲朔，夾在男子隊裏讀書，連自己忘記女身也到。教坊中去尋花問柳，大眾都叫他五少大人。總督的屬員竭力仰攀，總不放在五少大人心上。撞著興祿異想天開，叫精工製成金面盆，鑿花嵌寶，四圍珠鑽燦爛奪目。五少大人看得奇妙，連贊興祿聰敏，得很能够辦事。便一一告訴了父親。總督傳見興祿，獎勵了幾句。接二連三的優差，興祿自然孝敬五少大人。另外一份送與五少大人的生母姨太太，姨太太用了興祿的錢，也在總督面前說好話。因之興祿保的人薦的事，真比藩臬兩司還靈。五少大人終日在湧月亭聽瀑樓盤桓游宴，却有興祿替他布置雲南的風景。第一算是昆明池，上面接著青草湖、蒲藻、長青川、禽翔集，賞心悅目，一覽無餘。五少大人一班知交，不是藩司的少君，便是臬司的貴介，夾著些幫

第八十五回

妻斃謀夫全仗尙書勢

女裝男扮也冒大人名 一四

問篋片調絲品竹賭酒徵歌大衆因爲五少大人一不見他小洩二不見他袒裼音低眉蹙不似男人暗中叫妓女秘密偷覷依然尋不出破綻無意中勦他留宿他亦慨然允諾上牀後只是駒駒熟睡妓女乘機試探果然雪泥鴻爪痕迹顯然五少大人叫妓女不要聲張每月約定包銀若干算是他的狎客妓女貪圖厚利只得代爲遮瞞只是五少大人的母親看得他在外招搖終究不是了局同總督一度商議要把他從速釋婿卻又不便使他知道總督想個法子將他同淘的朋友一律束邀到署飲酒賦詩不料諸君都半是沒字碑有一兩個會動筆的支嫩俚俗做來既不象詩又不象詞只有一個方觀察方起的兄弟方旭較爲合拍他做的四首滇南竹枝詞道

綠陰成幄雜花香燕燕鶯鶯底事忙何處園林堪領略有人笑指水雲鄉
水雲鄉在西湖係明黔國公沐晟別墅

春風吹上聚仙山酒榭詩瓢幾往還欲訪鴛鴦池畔路蓮花卅六水迴環
鴛鴦池在昆明縣西二十里聚仙山下

疊嶂層巖入畫圖丹霞參錯紫雲腴月明崖上觀飛瀑散入波心萬顆珠
寶珠山在昆明縣西二十里上有瀑布

不須往。事問青蛉持節人來。幾度經金馬。碧雞偏恍惚。空教笑我指山靈。金馬山在昆明縣東。

二十五里。碧雞山在昆明縣西南三十里。後漢書郡國志。屬越雋郡青蛉縣。

總督頗爲歎賞。便託迤東道雲南府向方道議姻。這方旭却是方道的庶弟。生母早故。子然一身。難得總署垂青。豈敢違拗。怕得娶了弟婦。又要多一種開支。便道舍弟少孤。無人教導。兄弟又爲事冗。無暇及此。難得大人刮目。情願送入督衙侍教。道府據實復命。總督亦以爲然。大致有點眉目。纔向五少大人說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你這裝束是你母暫娛目前的。如今你年已不小。未便放蕩在外。你也好改初服了。我要替你擇配。是那方家的孩子。你中意不中意。不妨明說。他母親在旁也剴切勸導一番。五少大人道。爹爹的嚴訓。卻是不錯。只女兒在外面久了。改了裝。不是被人恥笑嗎。總督道。你明朝放個風。說要回南邊原籍。讓他們替你作踐。你改裝以後。說是南邊來的六小姐。一點不露行徑。你照我辦罷。五少大人同方旭本是要好的。經此一番作合。正中下懷。果然如法泡製。再叫道府通知方道。准用贅姻儀式。方道替兄弟備點衣服。還看著總督的面子。總督衙門裏懸堂結綵。音觴宴客。新姑爺方旭坐了首席。連方旭也來會親。文武同僚紛紛晉省致賀。新姑爺是門開錦繡。室敞琳瑯。一百一十二個字。居然做了東牀嬌客。等到酒闌人散。送入洞房。看這新人好像是五少大人俯視到裙下。雙鉤極。